

古道寻踪

午亭子的九层窑洞

文／徐伊丽

午亭子处在陕西富县和甘肃正宁县、合水县的交界地带，这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不知是什么朝代这里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九层窑洞的建筑，现在它的遗迹仍然存留着，上下九层共有一、二百孔土窑洞，那气势和规模没有亲眼所见是想象不到的。尽管现在它已经废弃了，但是它的价值没有废弃，因为它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窑洞建筑群。

我是在考察秦直道的时候偶尔发现了这个古代的伟大工程，我怀疑它是一个古兵站遗址，当地人有的说这里曾经是一个镇子，有的说是一个县城，都只是猜测而已。连续九层，这样的窑洞建筑在黄土高原上施工难度是很大的，挖这么多窑洞，挖出的土都得堆起一座山。像这样上下分层修建窑洞，首先是选址很关键，虽然都是黄土，有的土质松，有的土质硬，还有的同一座山，同一个断面上，土质也不尽相同，经常有挖窑的人，挖了一段后才发现土质有问题，不敢再挖了，没经验的挖着挖着土踏下来就会埋在里面。在2003年9月，陕北子洲县就出现了土山崩塌事故，有12个人被土压死，原因就是挖窑时选址不当，施工时多次切坡，而且土质过于疏松，黏结性不够，稳固性差。分层修建的窑洞，分层越多，难度越大。窑洞能修到九层，的确是我始料未及的。可惜知道这里的人太少，否则应该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

听当地的老乡说，这些窑洞不敢进去，进去会死人的，说里面有古人布下的暗器。这话很使我感伤，人住的窑洞，却荒废到害怕走进去。我得在这附近好好考察一下，我从午亭子向北走了约30公里处，在一个当地人叫杏树院子的丛林深处，我没有发现杏树，却发现了一块碑。碑文上刻有“嘉庆捌年十月动工，次年九月十九日开工成功”等字样，碑是斜着裂开的，一半埋在土里，许多文字已经漫漶不清了。离此处几十米处我还发现有庙宇戏台台基遗址。另外，这里还有大水井遗迹，也有五里店、三里店、百户店的地名。这些发现使我可以肯定，至少在清嘉庆年间这方圆几十里还热闹非凡。

古时的秦直道虽然自秦、汉、唐、宋以后军事作用减弱，但并非像今天一样苍凉凄落，因为它的经济作用逐渐在加强，直道沿线包括午亭子在内的不少地方是人居众多，商业往来，热闹繁华的地带。

为什么到了近代以后直道变得如此人烟稀少，荒芜寂寥了呢？究其原因应该主要有三：一是清末民族之间的流血战争很惨烈，甚至到了“望烟杀人”的地步，许多村落人都被杀光了，剩下的纷纷逃离这死亡之地；二是这里后来暴发了瘟疫和克山病、大骨节病等严重的地方病，造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三是地貌恶化和水土流失严重使人被迫离乡背井。

想起午亭子那九层窑洞的壮观景象，目睹它周围的荒凉落寞，是可以让人产生古今之叹，沧桑之感的。在这里我感到像是做了一个糊涂的梦，到底梦回秦朝，还是梦回清朝，我说不清。

（徐伊丽，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签约作家）

岁月笔记本

小时候，我特别爱吃酸酸的青杏。那时乡村生活清苦，能吃饱饭已经很难了，记忆中的零食，有2分钱一块圆球形的米花糖，1分钱一颗水果糖。在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的童年，如果不用钱买，那美味就是桑椹、桃子、杏子、梨子、核桃等这些果树上的果子了。

我爱吃青杏，不是说青杏要比成熟的黄杏好吃，而是杏子黄的时候，就吃不到自己嘴里了。所以，当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比别人更垂涎更关注杏树的枝头了。

外婆家大门口有棵大杏树，杏子成熟时，外婆经常会给我们留一些，等我们去了吃。我上小学时，外婆去世了，此后我再也没机会去吃外婆家的杏子了。

我们家老屋院子里有椿树、梧桐，就是没有一棵果树。大概老院子里住的人太多了，先是三个大家，儿子娶妻后又生子，然后就分家，分成了七八个小家之后，长长的院落就很拥挤，树也只是在后院的一点空地种，那棵高大的椿树是在院子西南角的井水旁边生长。而令我向往的杏树却是隔壁邻居家院子里的。

大概好多年了吧，邻居家的那棵杏树高大茂盛，春天来临时，一树粉白色的小花密密匝匝，挤满了枝头，并且从我家低矮的西墙伸过来几枝，让土墙也有了几分妩媚与灵秀。从杏树开花时，我就天天看呀看，盼望着杏子挂满枝头的时候快些到来。甚至一想到那一颗颗小小的青杏，我的嘴里立即就生津，忍不住冒口水。

随着日子一天天暖起来，杏花慢慢地一点点落下，在风中轻盈曼舞。“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乡村，杏树多，就算没有杏树的人家，也没有人有多余的钱风雅浪漫，去买一枝杏花欣赏。审美可能是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出来的闲情吧。



邻居家的青杏

文 / 宁颖芳

春雨之后，杏花最后全部落完了，慢慢地，枝头就开始长出了小杏子。我天天站在土墙边仰头看，小杏子是不是又长大了一些。直到初夏来临，杏子才真正长大了，只是离麦黄、离端午还有一段时间，它穿着青绿的小衫，还没有换上那件黄色的华美的衣裳。但是属于我的节日却提前来临了。

我想吃杏子了。每每有这个想法时，哥哥和弟弟便是我的同谋和合伙人。最安全最便利的时候就是周末，刚好大人们去地里干农活了，这时我们拿出竹竿，站在树下打青杏。哥哥有时通过梯子，爬上墙，坐在墙头摘树枝上的青杏，然后扔下来，我和弟弟就在下面捡，手里拿不了，就给口袋里装。邻居家空空的院落，只有靠里面的小屋里住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耳朵又背的老人，他躺在炕上，也听不见院子里的动静。我常常是望风的人，大门开道缝，我站在里面，时刻向外张望，那份紧张、惶恐与刺激，让我不停地催促哥哥快点儿，快点儿，够了，走吧……

有时，老人咳嗽声从里屋传来，我们心虚，就赶紧溜出来，逃回家。偶尔，也会碰到突然回家的大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计较，常常温和地说：“等杏子黄了再来吃吧，青杏太酸了，不能吃的”。但我知道当杏子黄时，我们是不会有机会去摘杏子吃的。青杏拿回家，哥哥和弟弟一般都不吃，他们说太酸，酸倒牙了。而我便会宝贝似地放着，一个人一颗一颗慢慢地吃。青杏是酸的，但是也有一种特别清爽新鲜的味道。大约也是来之不易，所以对我来说，青杏就是美味了。

其实，每年杏子成熟的时候，邻居大婶也会送一些过来让我们吃，那成熟的黄杏子是又软又甜的，当然更好吃。邻居家成熟的杏子大多会在集市上去卖，少量的留给自己吃。送过来的杏子，由于家里人多，分到我们手时大约也只是一颗了。而之前那么多的青杏却是独属于我



一个人的。所以，对邻居家的青杏，我依然年年向往，年年惦记。

后来搬家到新居了，我长大了，不再去偷摘青杏吃了。母亲在后院栽了一棵杏树。她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想吃核桃得九年。于是，我就天天浇水，盼着杏树快点长大，看它在春风里开花，听鸟儿在枝头鸣叫，期待树上挂满杏子的时候早些到来。

家里杏树挂满杏子时，我在学校住校了，周末才能回趟家。杏子成熟后，母亲会把最大最好的杏子摘下来一些留给我回家吃。我也会摘几个青杏尝一尝，那酸而清冽的味道，让我又想起偷青杏的那些时光。

后来，上大学，毕业，到外地工作，离老家越来越远了。久居城市，想吃杏子时，只有去超市或者水果市场买了。现在的杏子，比小时候的要大，更甜一些，黄澄澄的，像一枚枚小太阳。吃着甜甜的杏子，我给女儿讲我小时候吃青杏的故事，她觉得不可思议，青杏没有成熟，又硬又酸，怎么能吃呢？我说，那可是当年的美味啊！

每当杏子成熟时节，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邻居家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杏树，那一树粉白的杏花，那隔着矮矮的土墙伸过来的枝桠，那些青杏酸酸的清爽的味道……

（作者供职于咸阳市公路局）

杂碎汤

读到阿城一句话“人在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有些话是这样，初看之下，大吃一惊，吓人一跳，转念或细思之，值得玩味有些道理。这话是这样，看似消极，似与当今社会形势宣传口号不符，但从长远计，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立场价值意义来看，是得人生生命真味的吧。当人削尖脑袋投入对物质欲望的追求索取、汲汲营营之中时，很难想象，周围风光能引发他的注意与兴趣。当一个人总为了一己私利做钻营攀附这些高难度动作时，见缝插针总令自己处于拼抢争夺的风口浪尖急流漩涡之中时，怎能自主自由，有心它顾？人长期陷入“忙”“心亡”了，只盯紧眼前一路狂奔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必陷入盲目焦虑偏狭贫乏。心无宁日，怎生安然？人生风景生命况味，是需要放慢脚步，放松心情，以闲心闲情闲散闲淡，跳脱物外局外保持中立居高，多看多思多体味，才能

看得清看得远想得深，才能对世事万物有更深入入微的感触了解，生命从而得以丰富和辽阔。

人生不是竞技，不在跑得快攀得高。人生不在长短，在于质量，生命不在高低，在于空间有多大。一个人的感受就是他的拥有，一个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他所拥有的世界。精神愉悦丰腴，才显出物质的意义，否则，连物质也白瞎。

人生路上，时时擦亮心灵睁大眼睛，张开浑身每一个毛孔，伸展每一个触角感官，充分感受四时风物变化，冷眼旁观又设身处地去体察世事人心，时不时地跳脱出来，照照自己，省察内心。多理解体认，找到自己的趣味所在，自得其乐自在享受，就不算枉过。

不慌不忙，东张西望，细品慢尝，以旅人之心之态度人生。那新鲜美好的年华滋味啊，过去了，永不复来。

缸中的金鱼

家中喂养金鱼者经验之谈，说，鱼大都被害死，病死，不知饥饱故也。忽想，若将那手握权柄者比作金鱼，那欲凭借权势谋私施以贿赂之人比作投喂者，最后将那权力者喂死撑死的不在少数。人常也多笑活金鱼的无知贪婪，那身居高位拥有权力者智商水平如何，然行为与最终结局与那据说只有七秒钟记忆（又说三二月）的金鱼有何异？尤其当那掌权者如日中天如鱼得水之际，可曾想象到，自己或就如透明缸中那尾被人时刻觊觎危险环伺逃无可逃的可怜的小金鱼？

《镜花缘》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人有时候处境与动物无异，只是人高高在上，不肯不曾察觉和意识到；且面对危境，警觉与明智未必胜过动物。

（作者供职于西延分公司）

吃粽子

文 / 刘小会

小时候，端午节从来不吃粽子。

农历五月正值三夏大忙，农人们白天夜里劳作在麦地里晒场上。家家户户吃面食，殷实人家只为偶尔喝口稀饭改改口味，才买回几斤大米。花更高价钱买糯米包粽子更是多余，吃饱就是了，没那份余钱也没闲工夫。

记忆里吃过一两次粽子，都是在崔木街的北头，父亲暑假带我和妹妹卖杏核时吃过的。留在记忆里的好像不是对米香的留恋，而是对盘子底上的蜂蜜没法吃干净的遗憾。

印象最深的还是再大一些时，在舅舅家看大戏时吃粽子。

每年待到颗粒归仓，舅舅家门前都唱几天大戏，那是庄稼人最踏实的日子，也是孩子们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外公提前几天就捎信来催促。母亲就在接到信儿的一两天里安顿好家里，把他和父亲汗渍了七遍的夏衣搓洗得干干净净，大包小裹带着三个从头到脚穿戴一新的孩子回娘家看戏去。

大戏吃罢早饭开台，唱完一本得到两点，晌午饭后开始唱折子戏，晚上天凉下来，夜戏才唱《黑丁本》《下河东》《金沙滩》《状元媒》这样的传统大戏，那从主角到器乐班子可都是最高配置。

上午看戏孩子们不用花钱，最要紧的是看热闹。女孩儿踮起脚把头叠在化妆间门缝里看描眉搽胭脂贴云鬓。男孩子以能爬上戏台，挤在台口看乐器班子和演员出入场为威风。吃罢晌午饭，折子戏最受欢迎的是清唱，终于有机会看清楚演员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妇女和青壮年成了看戏的主力，戏台下围得水泄不通。上了年岁的男人不去



猪香包

文 / 王斌

相收藏。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原来，余大娘已七十三岁高龄，有四十多年没回过老家，每每想起庆阳亲人总是魂牵梦绕。但因体弱多病，儿女远隔，总不能如愿回乡，没想到晚年在陈美娥帮助下完成了心愿。而正是她的纯良好学，激起了余大娘对艺术的再次狂热。思想的成熟、生活的感悟，让余大娘香包技艺达到了巅峰。陈美娥呢，自是感激余大娘倾囊相授，待自己亲如姐妹，又心地仁慈。因两人内心深处十分感激对方，心意相通，做起香包来自然精彩不断。

但让陈美娥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一年冬天，余大娘突发脑溢血去世。陈美娥披麻戴孝哭得惊天动地，一时传为佳话。

陈美娥为余大娘戴孝三年。每一年的祭日，都要拿自己最满意的一件香包来坟头。泪水涟涟，和余大娘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以后的年月里，陈美娥对生活感悟日益深厚，对环境观察透彻，把花卉树木、虫鱼鸟兽、日月风云、楼台亭榭、几何图案，以及人物都作为自己制作的范畴。通过一针一线一剪刀，那些龙、凤、金鱼、胖娃娃、小老虎、青蛙、螃蟹，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陇县人的视野里。陈美娥的香包传统色彩浓厚，立体感强，作为端午节的民间传统饰物，寄托着人们心灵深处的美好诉求，件件都展现着生命力。

或许，正是这些香包艺术极品过多透支了陈美娥的生命，老人六十五岁那年便驾鹤西去。

当孩子们走进老屋的时候，发现老人睡在火炕上已经去世，炕边放着一只奇香扑鼻的猪香包。那是一只长嘴大耳，稚拙可爱的小黑猪。通过视角选择，将小猪拱肩、探首、耸鼻、翘嘴等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陈美娥去世那天，正是一个猪年端午节。此香包后来得成为1995年中国生肖邮票，让陇县誉满全国。

（作者供职于陇县公路段）

陇县城每年端午节盛行送生肖香包。城南十里的梁家村有一个叫陈美娥的寡妇，膝下四女三儿，按理，一辈子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应当享福了，可她闲不住。陈美娥是个有心人，拜一位姓余的大娘为师傅。余大娘祖籍甘肃，老伴早逝，属猪。儿女都在外地工作，一个人晚年寂寞，就做各色香包消磨时间。

和余大娘熟识后，陈美娥说：“姐姐你年纪大了，身边没个亲人不行。我想搬到你家里给你做做饭，陪你聊聊天，也学学姐姐的手艺。”

余大娘一听，好不高兴，自然应允。那香包按制作技艺分为细绌类、线盘类、立体刺绣类、平面刺绣类四大类型。细绌又名藏针绣，其特点是把针线藏起来，以形神兼备而不见针线为佳境。线盘香包是用各色线条盘成五角菱形的“粽子”。可以随身佩戴，挂在门庭，也可馈赠他人，以寓吉祥和平安。立体刺绣类香包内容庞杂，形式繁多。其制作过程分为构图、刺绣、彩染、缝合、成果等环节，讲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平面刺绣类香包风格敦厚凝重，厚实中透露出隽永。四种类型各有所长，十分讲究功底。

陈美娥大开眼界，如饥似渴。除过学香包制作，还为余大娘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余大娘在陈美娥的照料下，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余大娘的几个孩子知道陈美娥的事情后，特意从上海、北京等地赶回，一张张嘴甜得像涂了蜜，每月开出五百元工资。陈美娥好不感激，对余大娘照顾更加精心。余大娘喜在心上，歇一个好时间，带着陈美娥远赴老家庆阳。

在中国明朝，那甘肃庆阳香包就十分兴盛，成为人们佩戴和馈赠的佳品。至清代，香包成为爱情信物。到近代，香包则多用于端午节的赠品，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驱恶避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庆阳香包的绣制普及到千家万户。至当代，庆阳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中国香包刺绣之乡”美誉，堪称中国香包鼻祖之地。